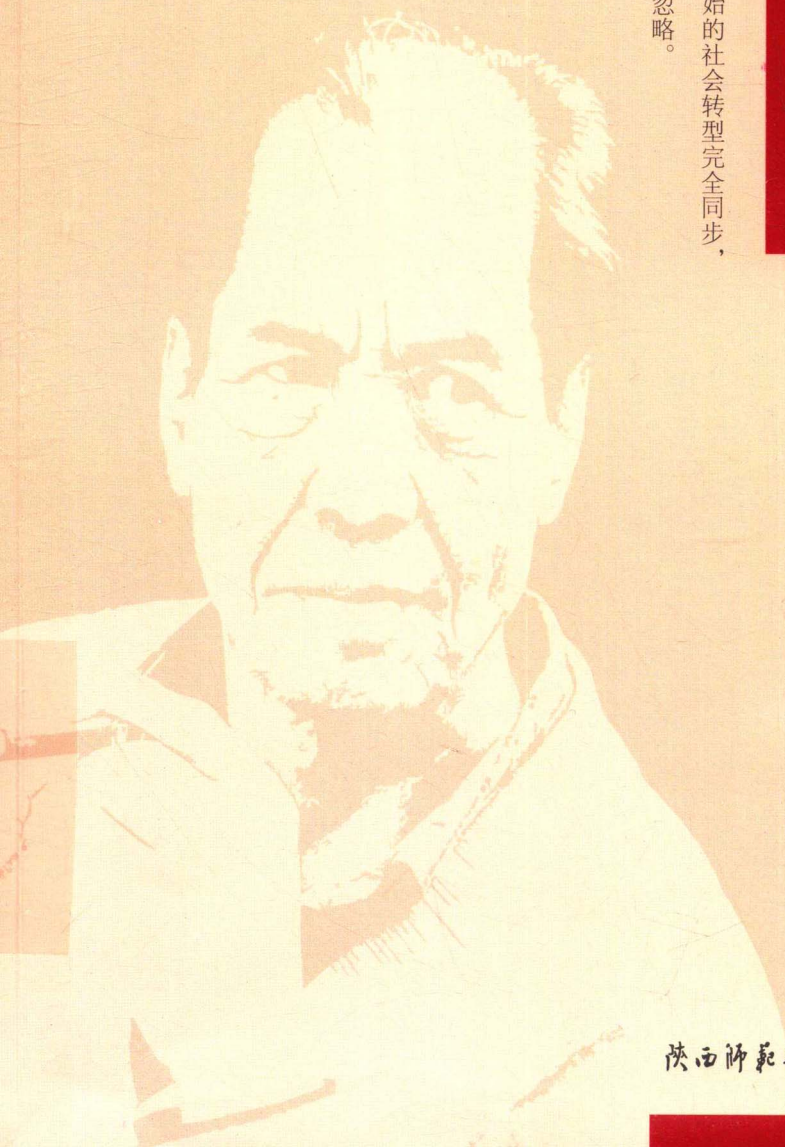


陈忠实评传

王仲生 王向力 著

陈忠实的自我审视与我们民族刚刚开始的社会转型完全同步，这一点特别耐人深思，却又常常被人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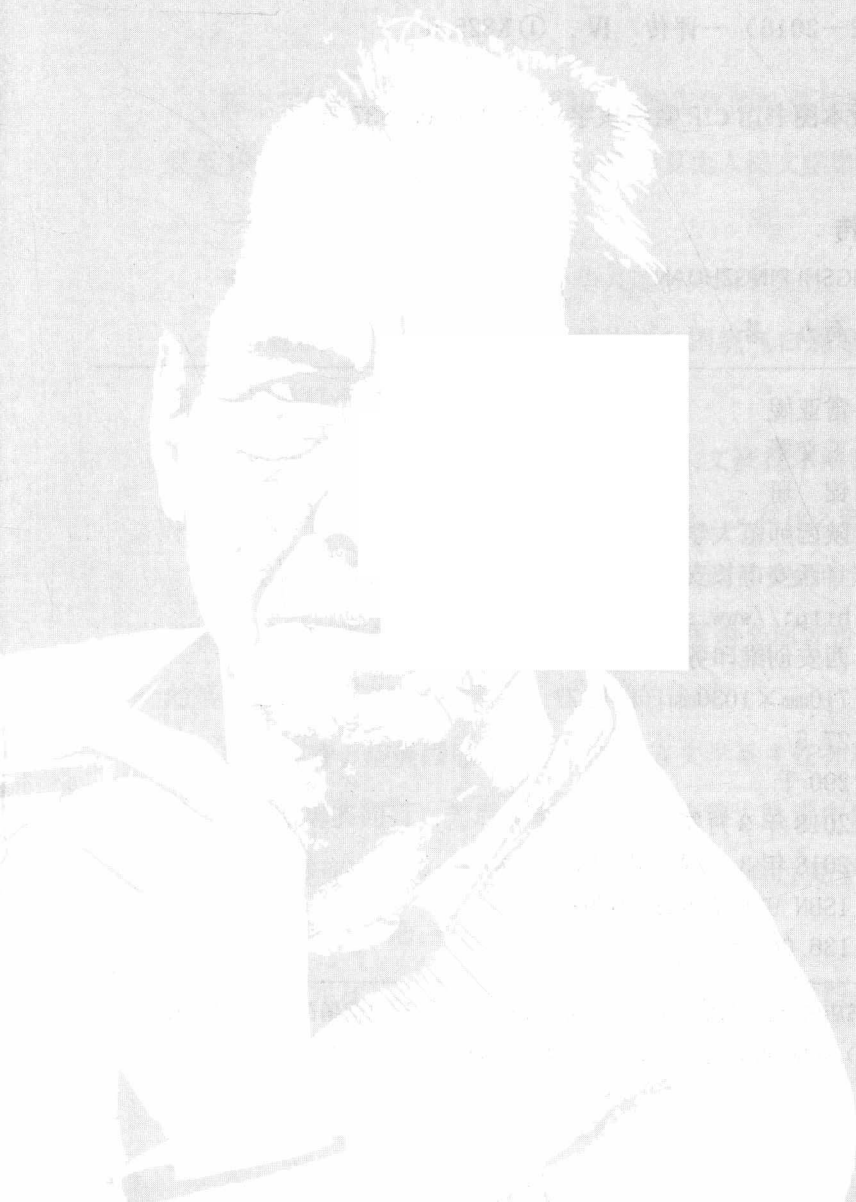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陈忠实评传

王仲生 王向力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8N01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忠实评传 / 王仲生, 王向力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 3

ISBN 978-7-5613-9798-5

I. ①陈…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陈忠实
(1942—2016)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1837 号

陈忠实评传

CHEN ZHONGSHI PINGZHUAN

王仲生 王向力 著

责任编辑 雷亚妮

责任校对 王文翠

封面设计 锦 册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30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798-5

定 价 136.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35 传真: (029) 85303879

前言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民族正气的浩荡长歌，1992年底至1993年初由《当代》刊发，1993年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

至今，《白鹿原》仍是海内外华人读书界的案头书。

《白鹿原》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围绕《白鹿原》，议论蜂起。一面是好评如潮，一面是贬斥不屑。

这也是一切经典难免的命运。连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都对莎士比亚不以为然。对于《白鹿原》的负面评价，又有什么奇怪的？

我在《白鹿原》问世不久就写下了《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发表于《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这是国内全面评价《白鹿原》的第一篇长文，当时也曾引起一些论者的争议。

1995年春，应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孙康宜教授之邀，我与陈忠实同行，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白鹿原》是题中应有之义，与在美学者有过关于《白鹿原》的热烈而真诚的讨论。

2010年元月，一个冬雨绵绵的日子。在美国新泽西，我又一次

讲《白鹿原》，面对挤满了大厅的来自不同国度、地区的热爱《白鹿原》的听众，我有了再一次的感动。

在热爱《白鹿原》的朋友中，尤其是文学圈子里，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白鹿原》何以会出现？不少熟悉陈忠实的文学同仁，私下里都认为《白鹿原》出于陈忠实笔下有点不可思议，简直是横空出世，缺乏铺垫。

早在1991年，我就写过《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①。这篇文章认为，细读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忠实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陈忠实将会有长篇问世（其时忠实的长篇创作还深藏不露）。此语“不幸”为不久《白鹿原》的出版所证实。写该文的时候，我与忠实并不熟识。我是从阅读陈忠实作品走近忠实的。

新文学走过了百年历史，新长篇小说里有过《科尔沁草原》《财主的儿女们》《呼兰河传》，有过《激流三部曲》《子夜》《死水微澜》，有过《红旗谱》《三家巷》，有过《围城》《金锁记》，如《白鹿原》这样将革命（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家族矛盾纠缠为一体的民族命运，以长篇巨制形象而完整地呈现于文学的可曾有过？不论生活多么苦难而艰辛，命运多么不幸且不公，我们民族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和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的生存诉求，可曾有过《白鹿原》这么恢宏而扎实的艺术表现？

我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高度评价《白鹿原》的。

《白鹿原》绝非天外来客，更不是神来之笔。它是中国改革开

^① 此文发表于《小说评论》1991年第2期。

放、思想解放的文学产物，它更是陈忠实不断自我剥离，与对象剥离以突破自我的文学创新。

《陈忠实的文学人生》就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写的，它力求回答两个问题：

《白鹿原》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

《白鹿原》是怎样写出来的？是在什么样的生活、思想、艺术积累上生发而成的？

这当然不会是唯一的，更不会是最终的回答。

我深知我的局限。

我越来越感到我的无知。

苏格拉底说，我们常常会犯错误，不同之处在于，我知道我的无知。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我不会如孔子那样乐观，我深知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的无知；但，我愿意去求得一点点进步，在“无涯”的求知路上，认真举步。

谨以此书求教于同好、同仁！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那一根敏感的神经 / 1

- 一 火车，一声汽笛的长鸣 / 1
- 二 父亲，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 5
- 三 一条河和一座原 / 9
- 四 “错过了一年，让你错过了二十年” / 18
- 五 一根对文学敏感的神经 / 21
- 六 与军徽擦肩而过 / 25
- 七 寂寞长夜里的文学梦 / 27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里的曲折行走 / 30

- 一 绝望中的“涅槃” / 30
- 二 不该发生的，又难以避免的 / 33

第三章 第一次“精神剥离” / 47

第四章 真正的文学创作的起点：“我并不高明” / 61

第五章 1982年：单纯与复杂 / 84

第六章 从与农民共反思到与民族共反思 / 105

第七章 走向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 126

- 一 尝试“后现代” / 126
- 二 历史与道德的错位 / 128
- 三 向历史的幽深处诘问 / 131
- 四 作家的艰难转型 / 140

第八章 第二次“精神剥离” / 148

第九章 《白鹿原》创作的萌动与准备 / 162

- 一 创作实践是作家最好的老师 / 162
- 二 “文化热”的兴起与文化心理结构 / 165
- 三 遭遇卡朋铁尔 / 168
- 四 “炼狱”与救赎：动机之一 / 170
- 五 人文精神与子民作家：动机之二 / 171
- 六 陈忠实艺术心理结构：动机之三 / 173
- 七 强烈的生命意识：动机之四 / 177
- 八 从“熟悉”进入“不熟悉” / 184

第十章 《白鹿原》的沉静书写与顺利出版 / 188

第十一章 “民族秘史”的构筑（上）：历史与革命 / 204

- 一 《白鹿原》的历史叙述 / 206
- 二 《白鹿原》的革命言说 / 231

第十二章 “民族秘史”的构筑（下）：伦理、风俗、性和神秘文化 / 235

- 一 《白鹿原》的伦理生活 / 235
- 二 《白鹿原》的风俗世界 / 243

三 《白鹿原》的神秘文化 / 250

四 《白鹿原》的性描写 / 254

第十三章 《白鹿原》人物论 / 263

一 “革命”符号里的白灵和黑娃 / 263

二 白鹿精神与朱先生 / 283

三 小娥与鹿三 / 299

四 白嘉轩、鹿子霖及其他 / 306

第十四章 恢宏、凝重：《白鹿原》审美特征 / 327

一 《白鹿原》的审美特征 / 327

二 《白鹿原》的结构 / 346

三 《白鹿原》的叙述方式 / 350

四 关于语言问题 / 356

五 从追求到突破 / 362

第十五章 “巅峰”后的起伏峰峦 / 368

第十六章 真诚的行走笔记——散文、报告文学 / 380

第十七章 文学依然神圣——文学创作论与文学评论 / 391

参考资料 / 422

后记 / 426

第一章 文学那一根敏感的神经

一 火车，一声汽笛的长鸣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之交，中国文坛曾经有过短暂的沉寂，不久，一声惊雷炸响了，给文坛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就是《白鹿原》的问世。

《白鹿原》，奇峰突起，1993 年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白鹿原》的问世，聚焦了无数读者的目光，引起了上上下下社会各层的热议。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截至现在，《白鹿原》已印刷、发行两百万册。在读图时代，纸质文本拥有如此多读者实为罕见。

《白鹿原》带来的冲击波，由文学而艺术的不同门类：话剧《白鹿原》、电影《白鹿原》、秦腔《白鹿原》、舞剧《白鹿原》、泥塑群雕《白鹿原》……产生了巨大的文化效应，直至走出国门，饮誉海外。

各种媒体的相互跨越，涉足同一条河，这种文化现象，这种大众文化形态的生产不只证明了小说文本的生命力之强大，同时，更

与市场经济气候下艺术的商品属性得以突显分不开。

《白鹿原》的影响，已不只限于文学艺术领域。精神与物质相互转化在小说《白鹿原》这里，有了生动诠释。整整一个白鹿原，由此进入了数千年不曾有过的深层变化。民办高校林立，旅游、餐饮业的方兴未艾以及公路交通的网状发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建成二级水库、大坝和长渠，这些正在改变白鹿原，改变白鹿原人的生活样式、思维向度和情感方式。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步伐，一时间急促起来。长久的沉静被喧嚣和灯火取代了。麦浪仍然起伏在白鹿原上，桃树、苹果树、柿树、枣树、葡萄、樱桃……成片成林，形成了规模。

红了一个原；绿了一个原；香了、火了一个原；红红火火，岂止一个原？

20 世纪上半叶，十三朝古都西安昔日的辉煌黯淡在岁月的风尘里。1924 年，鲁迅来西安讲学。鲁迅正酝酿着他的长篇小说《杨贵妃》。西安的残破与凋零，让鲁迅“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杨贵妃》由于种种原因，终未动笔，华清池让鲁迅败兴，该是其因之一。

抗战时期，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在西安发生。此事件推动了中国抗战的历程，西安又一次引起世人的注目；三四十年代之交为期三年的中条山之战，使西安免受日寇铁蹄践踏；该时期西安的现代工业和交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西安又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对峙的前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插入国民党政权腹地的一把尖刀。1949年春，第二次国内战争大局已定。5月20日，西安在彭德怀大军的进攻中，走进了历史的春天。

1942年8月3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一个男婴降生在西安灞桥西蒋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他，就是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作者。

陈忠实属马，出生在三伏天的午时，落地不到半个时辰，全身就潮起了痱子。“你落地的时辰太焦躁，那天，能遇着下雨就好了。”成年后每遇到灾难时，母亲总会这么说。

命运之神，并不总是垂青生活中的宠儿；常常是历尽坎坷者，最终摘取了皇冠上的那一颗明珠。

坎坷，当然不会保证成功，反思与反思后的自我超越，才是历经坎坷通往胜利的必经之途。

童年的陈忠实，正如黄土地上其他农村孩子一样，在农事的艰辛和亲人的温情里，如小树一样，悄悄成长，大西北的风霜雨露，春阳秋月，滋润着他。

1953年—1955年，陈忠实在蓝田华胥镇高级小学完成了小学的学业。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摸到了篮球，对他来说，这也象征着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文明。华胥镇是以华胥氏命名的古镇，距现存的华胥冢遗址不过一华里。在远古的神话传说里，华胥生育了伏羲

和女娲，伏羲和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和黄帝。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里，列出了这个谱系。华胥镇以西的新街村，是关中大儒牛兆濂的出生地，有关他知天文懂地理的逸闻趣事一直在乡间热烈地流传。

1955年夏，中国农村处在集体化高潮的巨变里。

陈忠实小学毕业，在老师带领下，和同学们步行到离家30多里处的灞桥镇投考中学。

他在散文《汽笛·布鞋·红腰带》里深情记述了自己“这一次真正的人生之旅”的第一步。母亲做的布鞋“鞋底磨透了，脚后跟上磨出红色的肉丝淌着血，血浆渗湿了鞋底和鞋帮”。爱面子而又坚强的心理让少年陈忠实先用布巾，再把书本一札一札撕下来塞进鞋窝，坚持前行，然而他还是逐渐掉队了。“走进考场的最后一丝勇气终于断灭了……他站起随之又坐下来”，盼望有路过的马车带他回家。他想放弃考试。

人生的转机，就在这时发生了。

“他听到了一声火车汽笛的嘶鸣。他被震惊得从路边的土地上弹跳起来，他被吓得几乎又软瘫坐下……他惊惧慌乱不知所措而茫然四顾，终于看见一股射向蓝天的白烟和一系列呼啸奔驰过来的火车。”

这是陈忠实第一次看见火车，第一次听见火车汽笛的鸣叫。

“他无端地愤怒了”，少年陈忠实站了起来。

“天哪，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坐着火车跑哩而根本不用双脚走路！……”一切朦胧的或明晰的感觉凝结成一句，不能永远穿着没

后跟的破布鞋走路……他把残留在鞋窝里的烂布烂树叶烂纸屑腾光倒尽，咬着牙在沙石国道上重新举步……”

陈忠实走进了考场。

陈忠实交出了人生第一份答卷！

人生总会经历一些拐点。不同的人，会在这些拐点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如果没有那一声汽笛，陈忠实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的图景？

如果没有那“无端的愤怒”，陈忠实能否迈开那带血的步伐？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那一声汽笛，陈忠实仍将会是今天的陈忠实。“发生在生命内部那一声汽笛的鸣叫”，不在他 13 岁时震响，也会以别样的形式，在别样的时空里，从陈忠实心底震荡而出。

重要的是，“无端的愤怒”是改变命运的强大内驱力，是战胜贫困和屈辱的积极性、创造性追求。

坚韧不拔，愤然一击。

少年陈忠实显示了他性格中可贵的一面。

坚强和脆弱，自尊和自卑，敏感与冷漠……人，从来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正如宇宙充满了矛盾一样。

二 父亲，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陈忠实有一位好父亲。

父亲是一本书。

在《生命之雨》里，陈忠实写到：“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熟悉、

最了解的是他的父亲，而最难理解的也是他的父亲。”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忠实说，他开始警悟，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对父亲心理设防，是出于一种绝对心理安全的天然依靠。这样，对于父亲，反倒是不太在意了。

这种不太在意，在父亲去世后，给忠实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陈忠实的父亲和陈忠实，有同一个属相：马。岂止如此，陈忠实和他的父亲，不仅同月同日生，而且时辰都是午时，相隔24年。

“只是，没有人说得清，父亲出生时潮没潮起过如我那样那么厉害的痄子？”

陈忠实便猜测，在他来到这个世界时便领受的如煎如熬的酷热焦躁，在父亲来说，早已领受过了，因而，父亲不以为意。

勃兰兑斯在他的《尼采》一书里，以一个文学家的眼光，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的尼采。

勃兰兑斯说，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容貌知晓后，就可以对其有更深的了解，他因此索要了尼采的照片。

陈忠实的父亲，有一副与陈忠实酷似的肖像：典型的关中汉子，高眉大眼，通直的高鼻梁，鼻翼两边各有一道很有力度的弯沟，坚强的下颌，一脸豪气，又一脸忧愁。

陈忠实的爷爷，一位私塾先生，写得一手好字。父亲读过的书是爷爷用毛笔抄写的，那抄本工整规范如印刷物。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比村里农民多了会写字打算盘的本事。逢年过节，父亲忙着给乡邻写对联，虽然不及爷爷字写得好。陈忠实

说，站在一旁的他，“最初的崇拜，产生了”。忠实的字写得好，也是“家之脉”的传承了。

父亲爱读古典小说和秦腔剧本。

父亲特别注重孩子读书学文化，这也与爷爷的家传分不开。父亲不惜“卖粮卖树卖柴，供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仍在乡村传为佳话”。多年后，陈忠实著文回忆往事，这样怀念着父亲。

陈忠实的家，不是书香门第，但强烈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文化意识，浇灌了这个农民家族的血脉。

陈忠实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门里头去了”。^①

曾祖、祖父、父亲，有如道德的化身，容不得龌龊近前，更不允许把龌龊带到祖先的老屋和老屋里的子孙们身上。

陈忠实认为：“从私塾先生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

这个判断具有历史的准确性。与爷爷相比，父亲已失去了私塾先生的地位与经济收入。合作化以后，父亲也失去了可供他施展个人抱负的土地和牲畜。在集体所有制里，他只能在指令性安排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着一家人的吃喝穿，重复那无效或低效的繁重农活。

父亲的正直和仁慈，顽强和坚韧，勤劳和俭朴，影响了陈忠实

^①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5

的一生。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还是六天工作制。北方农村孩子上学住校，总是三天或六天，回家背一袋干粮，以供食用。

一个周六，大雪盈尺，陈忠实上完课，正准备回家背馍。“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说，我给你送馍来了……”^①

那时，学校离家单程就是 50 多里。

陈忠实 16 岁。天色微亮，父亲陪他去学校。

“走到离村子五里的一条深沟的顶头，父亲突然叫了一声：狼！在我们身旁不过 20 步的谷子地边，有一只狼，稍远一些，还有一只。”

陈忠实在日后的回忆里写：“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害怕”，“不是我胆大，而是身旁跟着父亲”，“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力量和父亲的含义，就是面对两只成年的狼的时候。”

父亲曾对陈忠实讲：树冠在空中有多大多高，树根在地下就会延伸有多远，扎根有多深，树干有多粗，树的主根也会有多壮……

这不只是讲树，也是一种人生哲理。

父亲给陈忠实讲：“不要抢着说话，有理不在迟早。”

“这个以酸菜和包谷为食而吞嚼了一生的父亲”，在陈忠实心里，是“一个伟大的农民”。

^① 陈忠实：《家之脉》，全国新书目，2008（21）：41